

沙龙

—以色列的恺撒



Sharon — An Israel Caesar
Adam Publishers Ltd, Tel Aviv

根据亚当有限公司1985年版译出，以色列特拉维夫。

沙龙——以色列的恺撒
〔以色列〕尤兹·本茨曼 著
刘靖华 胡克红 译
刘 竞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插页2张 152,000字

1990年5月第一版 1990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册

ISBN 7-5011-0619-3/K·84 定价：2.95元

译者的话

自从刘亚洲的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发表以来，国人对这位以色列前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已有所了解。沙龙是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袖，“鹰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直主张“大以色列”扩张主义和领土吞并主义，一手挑起了黎巴嫩战争，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

恺撒以独裁闻名于世。从本书的书名可以看出，作者将沙龙看成是以色列的恺撒，深入细致地描写了这个从小就“很有主意”的“中东狂人”的身世、经历、个性、政治主张以及沙龙由军队步入政界后的所作所为。本书在着力描写沙龙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同时，介绍了大量的关于以色列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内幕。因此，作为一部个人传记，本书不仅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名人”的历史、个性、残忍和智慧有所帮助，而且对学者们研究以色列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结构亦有其学术价值。

本书若有舛漏之处，尚望读者指正。

1989年1月于北京

gurt/01-20

第一章

小屋外的喧闹声已渐渐听得真切，维拉·沙因纳曼慌忙行动起来。她一只手紧拉着小女儿迪塔，另一只手掀开童床里的毛毯，从里面抱出出生不久的小儿子阿里克。她双手抱紧孩子，用脚踢开屋门，朝着位于村庄中心的牲口棚冲去，寒冷的黑夜吞没了她的身影。维拉把受了惊吓的孩子放在一个小土墩上，小土墩上的草已经枯干。她拿出出来时临时准备的备用品垫褥铺在地上，自己也紧挨着孩子坐下来。卡法马拉尔村庄正在准备防御阿布金沙卡部落贝督因人的进攻，这个部落得到住在卡尔基亚和图尔卡雷村庄周围的阿拉伯人的援助。卡法马拉尔村庄中心的牲口棚外，男人们手持长枪在巡逻。村庄的外围，士兵们正默默地、神情紧张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进攻。妇女们躲进他们的临时避难所，恐惧地听着快要开始进攻的第一声枪响。

阿布金沙卡的这次进攻是著名的“1929年骚乱”的一部分。那一年的8月，一伙阿拉伯人袭击了他们的近邻犹太人定居点，为数不少的犹太人遭到杀害。这次骚乱的借口是阿

拉伯穆斯林宣称犹太人对哭墙^①的祈祷是对穆斯林宗教利益的一种侵犯。穆斯林的传统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在耶路撒冷“圣殿山”骑马登宵^②，此地就是伊斯兰教第三个最为神圣的地方，犹太祈祷者如此接近这一圣地无疑是一种亵渎。

其实，这无非是一种借口。从二十世纪初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在巴勒斯坦定居时起，极端的民族狂热就在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产生了。最初，冲突以阿拉伯掠夺者袭击犹太人和犹太人财产的犯罪形式进行。随着犹太人定居和移民的不断增加，这种冲突就变成了民族之间的矛盾。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取代奥斯曼帝国获得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且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持赞同态度”，这就使阿拉伯人的恐惧和不安更为加深。1920年在耶路撒冷和太巴列曾发生过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的骚乱。犹太人除了一个警卫团以外没有什么防御力量，这个警卫团成立于10年前，没有能力对付阿拉伯人的袭击。英国的军队里有一些犹太部队，但他们被禁止向犹太定居者提供援助。于是，1920年的骚乱在1921年又重演了，那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下决心组成全国性的防御力量，而不管英国人

①哭墙，指耶路撒冷城中一所犹太教庙宇的残壁，相传该庙在公元七十年左右被罗马人灭犹太国时所毁。——译者注

②登宵，亦称“升宵”。据伊斯兰教经典记载，穆罕默德52岁时一个夜晚，由“天使”哲人利勒伴同，乘“天马”由麦加至耶路撒冷，又从那里“登宵”，遨游七重天，见过古代“先知”和“天堂”“火狱”等，黎明重返麦加。此后穆斯林将耶路撒冷视为圣地。——译者注。

同意与否。

这一决定后来部分地得到了实施，也是事出有因的。因为接下来的一年局势十分平静，英国的高级专员赫伯特·萨缪尔爵士在对阿拉伯人绥靖的同时对犹太复国主义理想也给予同情。他的继任者普卢默勋爵也步他的后尘。直到1929年8月，也就是约翰·钱塞勒成为高级专员后的短短几个月，这种相对的平静才被打破。骚乱从耶路撒冷开始，蔓延到全国各个角落。犹太防御组织的几百人对付着数以千计的阿拉伯进攻者。卡法马拉尔村庄组织了自己的防御力量以应付阿布金沙卡阿拉伯人的进攻。

许多年来，维拉·沙因·纳曼对1929年8月那天夜里的事件一直留有痛苦的记忆。她对那长满了荆棘的干草，牛棚里刺鼻的气味、酸腐的食品以及孩子脸上恐惧而天真的神情记忆犹新。那个漆黑的夜晚无法摆脱地同另外一个记忆连在一起：一个高大的阿拉伯人站在一条小船上帮助过路人渡河上岸。她来以色列已经7年了，但这个记忆在她的脑海里从未消失过。高大的船夫伸出两只粗壮的大手，紧紧地挟住她的脊背把她从大船上抱起来，高高地举在空中，随后放在等候在旁边的小船上。维拉朝着她丈夫萨缪尔惊慌地尖叫起来，萨缪尔却神情淡漠地排着队等候轮到他离开那条大船。维拉永远无法消除阿拉伯人给她造成的这种铭心刻骨的恐惧。而且，通过讲述她的这些故事和对往事的回忆，她把这种感觉作为遗产的一部分留给了她的儿女们。

1929年8月那个命运攸关的夜晚已经过去。幸运的是，

卡法马拉尔的居民并没有遭受同那个时期密切相联的暴力事件的厄运。即使这样，她们的紧张和恐惧也依然不能消除。

7年前，即1922年2月，维拉和萨缪尔在接近土耳其边境的俄国里海的巴库港登上了准备运送他们去以色列的航船。他们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躲过了凶神恶煞的苏联安全部队的搜查。对萨缪尔来说，这意味着开始了一个漫长的适应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忧虑的、痛苦的时期。

维拉·什涅罗夫并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她出生在白俄罗斯莫西莱夫一个富有的家庭，她理解作为抽象宗教幻想的“以色列家园”的全部涵义。维拉来到第比利斯城学习医学并在她学习的第四年里结识了萨缪尔·沙因纳曼。这个过分正经的年轻人以其坚强的个性和非凡的自信赢得了她的爱心。萨缪尔毫无疑问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非常积极地参与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到第比利斯学习农艺学以便为将来在以色列从事称心如意的职业作好准备。二十世纪初，萨缪尔一家移民到了以色列，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他父亲莫迪凯·沙因纳曼曾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希伯来语教师。他把全家定居在雷霍沃特城，并竭尽全力想在这里扎下根，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然而他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无法忍受在那块炎热而困苦的土地上过这种艰辛的生活。这样，全家又迁回了俄国。但年幼的萨缪尔总觉得有朝一日他会在以色列定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萨缪尔从动乱四起的布列斯

特——立托夫斯克逃到第比利斯。在第比利斯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领导着“犹太工人党”。他父亲曾经作过瑞士“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代表。萨缪尔继承了他父亲的传统。实际上可以说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迫使他迁回以色列的。当时，共产主义积极分子特别反对“分离主义”学生组织，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然首当其冲。1922年2月的一天，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包围了第比利斯犹太复国主义俱乐部，当时萨缪尔在那儿教授希伯来语。所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全部被捕并且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幸而，就在这一天，萨缪尔偶然上课迟到了。当他得知事情的全部经过后，就携带妻子逃到了巴库港。在这里，他们等待着第一艘开往以色列的客船。维拉和萨缪尔到达了雅法港。他们几乎没有随身携带的行李，仅有一把高加索刀和一把小提琴。

萨缪尔希望在以色列扎下根，维拉却梦想着回俄国。当萨缪尔明白他在俄国接受的农艺学训练在以色列不适用后，就毫不犹豫地进了以色列米克维赫农业学校。对此，维拉是不愉快的，她渴望她的一家能回到俄国去生活。若干年后，维拉回忆道：是萨缪尔强迫她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

萨缪尔想要通过在这块土地上工作和生活以成为复兴“以色列家园”的积极分子。在完成农业学校的学业之后，萨缪尔拒绝了所有劝他加入基布兹的建议，它是一个集体社会经济组织。他选择并加入了初建的莫莎瓦^①。他希望在这里

①莫莎瓦，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以色列移民的一种村庄单位，相当于一个村庄组织。——译者注。

劳作，并能保留一些属于私有的东西。萨缪尔和维拉选择了佩塔提克瓦城南的因海莫莎瓦。维拉对这一选择尤其感到满意，因为这样有利于她所希望的俄国式的生活得到再现。这个莫莎瓦离特拉维夫并不算远，维拉希望这样近的距离能够使她和萨缪尔偶尔去品味一番城市生活的特殊快乐，这种城市生活他们在俄国是过惯了的。

在莫莎瓦的生活极为窘困，但维拉屈从了丈夫不可抗拒的意志和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莫莎瓦不久就改名为卡法拉尔。在莫莎瓦耕作几乎是一种奴役性的劳动，维拉和萨缪尔只得全力以赴地耕田种地。他们渴求重新过俄国那种文化生活的希望逐渐破灭了。尽管如此，维拉和萨缪尔依然认为自己是受过文化教育的人，他们仍然可以从文学和艺术中得到许多乐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自我感觉维系了他们和其他在莫莎瓦聊以度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分到的那块土地上纵横交错地布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残留下来的土冈和壕沟。尽管这块土地从前是从一个当地阿拉伯人那儿买下的，但一伙来自本地部落的贝督因人依然在这块土地上扎营住宿。在土地的中央有一个坍塌的帐篷，周围杂草丛生。维拉和萨缪尔要求村政当局让贝督因人离开这里以便独自安全地拥有这块土地。他们花了少量的钱盖了一幢房子。然而，萨缪尔并不是一个出色的能工巧匠，盖的一间小屋漏洞百出。最初几年，萨缪尔在农业方面没有多大成就。这位俄国农学家拒绝接受成功率很高的、公认的农作物种植方法。他进行各种农业实验，但始终没有取得成功。没过多久，萨缪

尔就以失败出了名。

那歪歪斜斜的小屋和古怪的脾气使他一家在莫莎瓦成员中日益孤立。萨缪尔称自己是“农学家沙因纳曼”，并且希望别人也这样称呼他。然而，那些出身卑微的农民却不乐意这样做。他们认为，莫莎瓦意味着兄弟友谊和一个平等的社会，不允许在它的成员中间存有差别。萨缪尔的理想对这样的社会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他们认为这位来自俄国的农学家既自负又傲慢，企图将无法接受的行为标准带进这个社会。拒绝称萨缪尔为“农学家沙因纳曼”表明了萨缪尔一家和莫莎瓦其他成员中间有着深深的鸿沟。

如果萨缪尔不能将他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卡法马拉尔的话，那么至少他决心在自己家里维护这种生活方式。这个高大而健壮的农夫积极地保卫着属于他私有的东西，执拗地追求着他的个人目标。他能够相当出色地种地养家，这一点毫无问题。他种植梨、棉花、红橘树，而不种植更多的紫苜蓿及其它传统作物。他也不通过莫莎瓦正式的交易渠道出售他的物产。一个雇佣农业工人与莫莎瓦保险公司发生了保险纠纷，萨缪尔也被卷了进去。当莫莎瓦向他施加压力以使他不再为那个工人说话时，他再次蔑视了莫莎瓦的权威。他第一个在房子周围竖起篱笆，甚至在他的住宅和大路之间种上了一行行树以便能使自己同其他人隔开。导致萨缪尔一家和邻居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个人自由和对集体尽义务的关系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共同命运感和个人应为集体利益作出牺牲，在当时的以色列是一种普遍的要求和愿望。维拉在

各个方面都支持丈夫。萨缪尔和维拉认为作为莫莎瓦的成员就不应该放弃他们的批评或者对公共事业的失误视而不见。毫无疑问，作为莫莎瓦的成员也没有义务默默地、顺从地接受那种显然是侵犯他们个人权利的决定。萨缪尔和维拉发现，在许多场合下，当他们争取保持他们的个性的时候，他们在莫莎瓦中成了极端的少数派。

维拉同他的丈夫志同道合。她总是按自己的理解去实现丈夫的目的，即使这样做会触犯法律也在所不惜。莫莎瓦的成员每人都能分到20英亩左右的一块农田，但是，负责新定居点的各种民族组织也都拥有与此差不多的土地。原来分配给卡法马拉尔的部分土地现在则转让给在该地区新定居的其他居民。这个问题在莫莎瓦成员中表决时，他们都赞成民族当局，唯独维拉和萨缪尔除外。

一天夜里，萨缪尔外出去了特拉维夫，维拉手持长枪和一把大剪刀来到屋外的葡萄园。几天前，在这块地段中央竖起了一道篱笆以表示篱笆的那一面转给了新来的定居点拉莫特——哈沙威。身穿棉衣和笨重的靴子的维拉来到葡萄园，剪断了所有篱笆后跑了回来。翌日，卡法马拉尔和拉莫特——哈沙威成员都发现篱笆被剪掉了，并且立即怀疑到一个来自阿布金沙卡部落的阿拉伯人，他们把这个人交给了当时统治以色列的英国警察当局。萨缪尔回来后，维拉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萨缪尔怒气冲冲地反对她这样干并且明确地告诉她她会为此去坐牢。维拉自以为很公正善良，这样做是正当的，因为莫莎瓦无权占用这块土地，即便这是由多

数人作出的决定。她非常愿意为她的行为去坐牢。他们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修建篱笆的承包人，并且劝他将被砍坏的篱笆重新修好，但可以不修转让给拉莫特——哈沙威人的那段葡萄园篱笆。承包人虽然同意他们的要求，但把他们的谈话和维拉的供认告诉了卡法马拉尔首领。首领虽然决定不把维拉告发给当局，但他们对萨缪尔一家更加深恶痛绝了。

1928年阿里克（即沙龙——译者注）出生在这样一个孤立和封闭的家庭中，父亲萨缪尔，母亲维拉，还有当时两岁的姐姐叶赫迪塔。3岁那年，小阿里克在玩耍时摔了一跤，下巴上被划了一道口子。母亲抱着他跑了两里多路来到卡法沙瓦城俄国医生开的诊所。她宁愿到远一点的俄国诊所去找卡法沙瓦的医生，也不愿去找卡法马拉尔的医生。许多年后，沙龙依然记得当时他母亲衣服上满是血迹，抱着他找医生把伤口缝合时的情景。几乎在那时候，他就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他们一家和卡法马拉尔成员之间有着深深的隔阂。

随着年龄的增长，沙龙的这种感情日趋强烈。他的父母轮流看守他们的农作物，以防止邻居可能的破坏行为。甚至在夜里，他的父母都要照看他们种的果树。他逐渐懂得他的家庭与莫沙瓦的其它成员之间在莫沙瓦的经济基础及其社会结构这些基本问题上存在着无休无止的争吵。他个人也感觉到了这种敌意，因为父母已把这种敌意传给了他们的孩子。

沙龙逐渐认识到，莫沙瓦的孩子惧怕他的父亲，常常避免见到他。因为大家都认为萨缪尔是一个蛮横的性情暴躁的人。孩子们都听说他的脾气很糟，在他大发雷霆的时候是绝

对不能搭理他的。沙龙6岁时，他的父亲就让他带着大棒在他的果园里搜寻胆敢进入园内偷窃的孩子。从那时起，沙龙一出去就带着一根大棒，一方面是自己不受出没在这一地区的野兽的袭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在遇到其他孩子的恐吓时有一种安全感。

在村庄中，沙龙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他很少参加青年人的社会活动。他和他的伙伴们到树林里一起玩球，他总是最后一个被选入球队。他也不参加其它游戏和活动。沙龙是在其父亲的庇护下长大的。

2 萨缪尔·沙因纳曼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年小的沙龙在家里接受的是专制教育，要他遵守各种禁令、命令并遭受体罚，沙龙绝对尊重和服从其父亲的意志。沙龙学会了关心和保护家庭财产、学会了满足于蝇头小利。当他的父亲在与莫莎瓦其他成员发生争吵时，他总相信他的父母是对的。萨缪尔经常离开莫莎瓦到外面去当农艺指导员，沙龙对这一暂时不再受严厉的纪律约束甚为高兴。沙龙家里贫穷，他必须学会照料一切。维拉用自家种植的东西准备饭菜，以便维持生活。沙龙只吃由花生和山药做的菜，吃这种营养很差的饭菜使得以后沙龙的胃口大增。今天的沙龙能吃、肥胖、显然是由于受到当时的影响。在儿童时代，沙龙尽管吃的不好，但仍很胖。他那胖乎乎的臀部和大腿成了孩子们经常嘲笑的对象。他的朋友则给他起了一个“公牛”的绰号，他本人甚至也经常对自己的腰围开玩笑。

萨缪尔并非只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也是一个充满信心

和智慧的人。他要求他的两个孩子都遵守他为人处世的一些重要原则。年轻时，沙龙就听他父亲读拉丁文，参与父母和莫莎瓦之间从未停止过的争斗。他知道，他的父母非常关心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这一点与莫莎瓦其他人完全不同，萨缪尔雇佣了一个家庭教师来教他的儿子。沙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学生。对他的学业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困难。萨缪尔利用各种可能的办法想让他接受大学教育。沙龙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粗鲁的人，会和任何使他生气的人争吵，但沙龙也知道就是他父亲送他去跟著名小提琴家保罗乔夫学习小提琴的。沙龙不止一次地证明，他父亲揍过那些偷他家果子的孩子，但也正是他证明他父亲曾凝视着家里描述大屠杀的一张画，对他的儿子说：“决不允许这种事再次发生”。萨缪尔易怒，甚至经常令人害怕，但他也是一个有眼光有原则的人。正是这种眼光和原则促成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从不让步，傲慢专横，思想狭隘，认为所有与他争吵的人都是错误的。但这些毫不降低他在农业上的创造性、决心及其开拓精神。在花生、鳄梨树和棉花成为以色列的重要作物之前，他就开始种植这些植物了。沙龙惧怕他的父亲，但同时也十分尊敬他的父亲。

沙龙的处世观就是在他父母的身边确立形成的。母亲对雅法阿拉伯船夫的回忆，对1929年骚乱中卡法马拉尔所面临危险的回忆，沙龙自己的童年经历以及莫莎瓦经常受到阿拉伯邻居的威胁，这些都影响到沙龙的处世哲学。与莫莎瓦和基布兹的其他孩子一样，卡法马拉尔的孩子出生在一个经常

面临阿拉伯人袭击的世界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保卫自己。人人家里都有武器。从早年起，沙龙就渴望民族独立，渴望把当时由外国人控制的这块土地夺回来。由于需要经常做好准备，对付各种外来威胁，也就进一步加强了萨缪尔传给他儿子的那种内容庞杂的信念。这种信念要求在困难时要机智，坚定不移，要勤俭节约，要真正把握生存之道。

沙龙明白，他的父亲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惜代价。他和全村的人都发生过争吵，如果必要的话甚至会诉诸武力。他甘愿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并准备应付随之而来的困难。如果他认为他的作物收成不好，他会放弃种植而去别的村庄当雇工，甚至会到很远的土耳其去，从那里给家里寄钱养活维拉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从父亲那里，沙龙学到了坚强不屈。沙龙听从他的父亲，服从他父亲的命令。与他的朋友不同，他把许多业余时间都花在家庭农场的工作上。沙龙也认识到了力量的作用。他家的土地是卡法马拉尔地区最大的，因为他的母亲为划分地界会甘愿诉诸武力。他也看到了威胁所能带来的好处。就象萨缪尔的好斗性格一样，在他们家农场周围竖起篱笆并养了狗同样也引起了邻居的敌意和疏远。但狗和篱笆肯定会很好地保护他们的财产。他愈益意识到莫莎瓦的人对他家的不公正行为，并需要为保护他们的权利而战。沙龙完全继承了他父母的一切特征。

萨缪尔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影响也很大。维拉完全服从于他丈夫的意志，她对丈夫言听计从。沙龙的姐姐迪塔完全

是在其父亲个性的绝对庇护下长大的。她腼腆、内向、在家里度过了她的一生，甚至在她选择丈夫时都听命于她的父母。

沙龙10岁那年，参加了“劳工青年运动”。这个组织的领袖人物扬斯克·戈劳鲍夫很惊奇地发现沙龙总是带着一根大棒参加组织活动。沙龙在其他孩子头上敲打着，以使他们保持安静和秩序，并认为，这是组织领导人要他这么干的。戈劳鲍夫认为，沙龙只是想跟他亲近，所以他命令沙龙在会议上不能用大棒。沙龙听从了这位领导的命令，但仍随身带着那根大棒。

在小学里，沙龙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仍被认为是一个很平常的孩子，也不参加大多数社会活动。别的父母和孩子只把他看作是沙因纳曼的儿子，而他的父母则对他有特别的要求。阿里克和他的姐姐在许多方面都与众不同。例如，大多数孩子都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劳动，他们在小学毕业后要担负起整个农场的职责，几乎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学习深造，即便是去学习农业课程。但阿里克却进了特拉维夫的职业高中。他默认了他父亲替他的选择，并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生活。他每天黎明即起，首先做完自己家庭农场里的活，然后乘车到特拉维夫，从车站到学校要走整整一个小时。每天晚上，他要干家务活，然后再做家庭作业。萨缪尔只是愿意承担儿子上中学的费用，根本不关心他儿子在社会上的孤立地位。

沙龙的军旅生涯始于加得纳。加得纳是一个准军事性的

中学组织，他在尼格瓦的鲁哈玛基布兹修完教师课程后，就成了莫希索恩农业学校的加得纳教官。

哈加纳是以色列独立前的主要地下组织，也是IDF(即以色列国防部队，也就是以色列武装部队的官方名称)的前身，沙龙后来正式加入了这一组织，但他对军队生活的第一次真正体验却是在加得纳里。贝拉阿尔特巴奇的一个小屋子是哈加纳在卡法马拉尔地区的司令部，卡法马拉尔十几岁的青年在半夜里被叫起来，偷偷来到这个小屋。他们经常是绕道来到这个窗户紧闭的黑洞洞的小屋，把手放在手枪上向哈加纳宣誓效忠，并发誓要服从一切命令。

哈加纳后来成为乡村地区的主要军事组织，它的基层单位遍布各个城镇中的犹太人定居点。也就是在同一时期，阿里克参加了哈加纳。对于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他们显然是在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因为阿拉伯国家将永远不会同意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沙龙后来回忆道，他的父亲曾使他答应永不参加任何旨在使其它犹太人转向英国委任当局的行动，不过沙龙和哈加纳的其他成员与另外的地下组织成员还是发生了冲突，这些组织一个叫伊茨尔(也叫艾尔根，意为修正主义运动地下组织)，一个叫莱里(也称为“铁邦”)，这是一个极端的小派别组织。

阿里克在加得纳作为教官授课时，他的战争天才很快就显露出来了。作为训练的一部分，阿里克在白刃搏斗中非常凶猛。但他的孤僻也引起人们的注意。授课期间，他那特有的技术开始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当时的训练课目指挥官迈